

百年先锋丛书

BAI NIAN XIAN FENG
CONG SHU



缺一块的 拼贴画

20世纪美术

车前子 著

QUE YI KUA DE
PIN TIE HUA

1901-2000

ER SHI
MEI SHU

吉林美术出版社

贴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缺一块的拼贴画/车前子著.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2.12

(百年先锋)

ISBN 7-5386-1377-3

I. 缺... II. 车... III. 美术史-西方国家-现代
IV. 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0551号

百年先锋丛书

缺一块的拼贴画——20世纪美术

著 者/车前子

责任编辑/李 卫

装帧设计/朱 循

技术编辑/赵岫山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印 装/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2003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印张

印 数/1-4000册

书 号/ISBN7-5386-1377-3/J·1084

定 价/23.00元/册

⊙ 缺一块的拼贴画

这里应该有一幅拼贴画

它由100块小东西组成

如果这一幅拼贴画很大

那它就由100块大东西组成

这里果真就会有一幅拼贴画吗

吉尔伯特/乔治 《公平比赛》 1991年 253×35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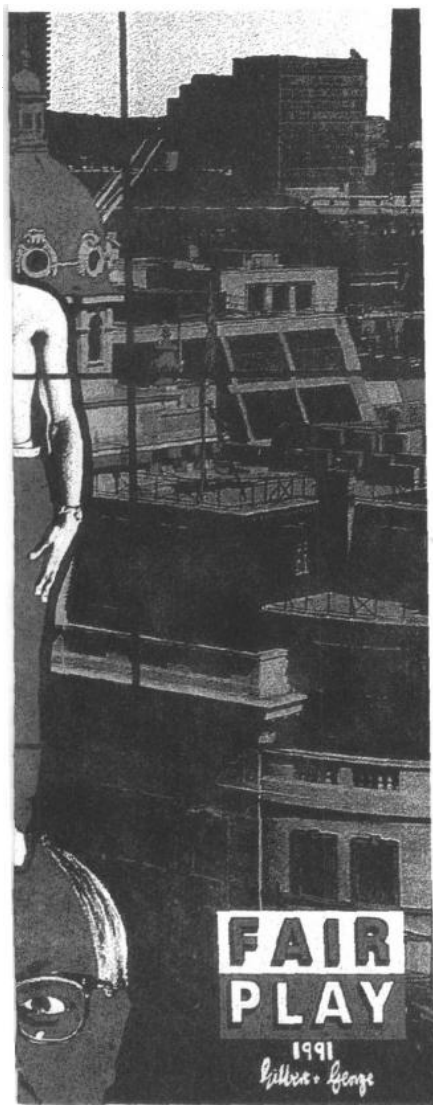


◎百年先锋丛书

缺一块 的拼贴画

— 20世纪美术

车前子 /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西方
20世纪美术的书。
算是题记。但并不说明什么。

目 录

- 首先/9
马踢死/10
打发不掉继续陪笑/15
发票/18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的光亮/19
儿童脚踏车/23
早晨/30
让他们两个比一比/33
毕加索，斗牛？/35
杜尚，蜗牛！/38
上午/41
被黑树影罩住的白衬衫/42
粉红色头皮/46
幻想的小眼睛/48
一晃而过/51
巴拉巴拉多巴拉出几条腿/53
抽象抽出鞭子/54
精神上的幻象/55
至上主义构图/57
时间回去/58
这里/59
在开花的苹果树下打牌/60
为什么还不让康定斯基出现/63
鸟/64
可恶的画家/68
午睡/75
羽毛的小动作/79
大大小小的主义/87
玩具机关枪/92
粉粉的绿色/100
轮子/101
一只轮子/102
另一只轮子/103
又一只轮子/107

再一只轮子/111
一列长长的火车/117
共同的发明/118
围墙外的手/121
围墙外的手之外的手/124
希望工程/129
内院的那道黑门/135
殖民地的立体主义/138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143
下午/14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45
傍晚/146
肝就是公鸡的冠子/147
自行车丢了/153
皮肤病患者以及虎皮斑纹的回声以
及/156
文学性/161
上油彩的M/167
晚上九点半/172
房间里的盒子/173
戏法人人会变/176
民工和语言的静物画/177
闪烁其词/180
幕间休息/182
我们照着能无休无止地演下去/185
波普波普，波普谋复/191
后大师/197
又往回走一点/201
午夜/205
附录一/207
附录二/222
附录三/229
结束语/252

首 先

20世纪的艺术大师，都具有一种思维上的狂欢，或者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之为：

一群具有偏执爱好的牛鬼蛇神。

这是极其会让人误解的话。

这里应该有一幅拼贴画，它由100块小东西组成。如果这一幅拼贴画很大，那它就由100块大东西组成。

第一块或许是20世纪的1901年，如果我们接受对世纪这样的划分，那么，它的最后一块——也就是第100块，肯定是2000年了。

上帝说光，就有了光。20世纪的那些艺术大师说艺术，就有了艺术。20世纪的艺术大师个个都像是上帝，这里如果有泛神论倾向或情绪的话，我们就尽可以把20世纪的艺术大师看成为发明家，而不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炼金术士炼到最后，逃避不了金的制约。但艺术恰恰不是金子，尽管能卖出金子的价钱。

对于19世纪的艺术大师和21世纪的艺术家——因为21世纪才刚刚开始，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看到大师——来说，20世纪的艺术大师无疑更是自说自话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上帝有了可比性：上帝自说自话地说光，就有了光；20世纪的那些艺术大师说艺术，就有了艺术。这在前面已经说过，问题是这每天照耀我们的白花花的東西就是光吗？而我所要拼贴的这一幅拼贴画，就是艺术吗？或者如通常所说的画吗？

虽说艺术与画不是一回事。

不仅仅是因为怀疑的缘故。“这里应该有一幅拼贴画，它由100块小东西组成。如果这一幅拼贴画很大，那它就由100块大东西组成。”

这里果真就会有一幅拼贴画吗？

◇ 马踢死

《首先》的开头部分是这样说的：

(20世纪的艺术大师是)一群具有偏执爱好的牛鬼蛇神。

这是极其会让人误解的话，我也同样极其谨慎地使用了它。因为这个词无疑是历史性的，更是创造性的，使其介入艺术，就是——

开始是诅咒，后来是同情和赞美。

这其中多多少少有种模式，姑且不说。说到牛鬼蛇神，会让人想起野兽派。实在是野兽派一点也不野兽，只是几个法国年轻艺术家的小资情调而已。

1905年(以后的行文中将竭力避免年代化倾向，因为艺术家对时间兴致勃勃，对年代常常是缄口不谈的)，巴黎的一个艺术展上，有些绘画作品的色彩比较强烈，一位评论家吃不消了，就大呼“野兽”。当然是用法语呼的。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信息，就是评论家能够得以青史留名的常常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的愚蠢，因他们愚蠢的命名，一些本来应该在人们理解范围内的事物反而让人们难以接受了，结果造成某种效应，如中国话本小说里会时不时冒出的这句话：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先说说野兽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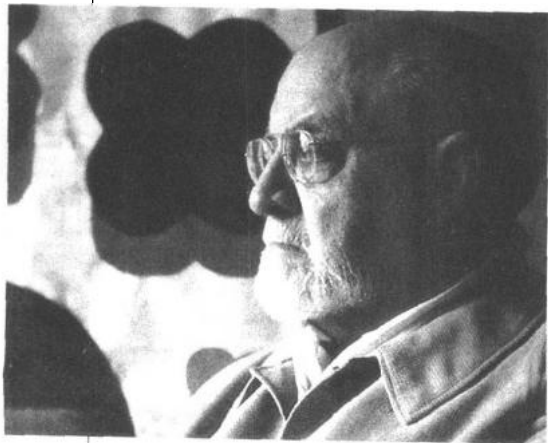
野兽派的精神气质好像并不属于20世纪，它的精致、典雅、修饰的小资情调和对日常情景的热情，似乎更属于19世纪。

在野兽派里，最有名的是马蒂斯。

把马蒂斯写成“马踢死”——谐音，谁让他是野兽派呢！

看到他的作品会知道，马

马踢死



马蒂斯(1869-1954)

蒂斯抒情又单纯，以至有点甜蜜，以至有点心太软。野兽派这个说法，只说出了当时法国艺术趣味的苍白脆弱。

马蒂斯的绘画，打个比方，像袁枚的诗文。其中都有一种“花里神仙”的气息。“花里神仙”是袁枚的闲章。袁枚风度翩翩，马蒂斯则含情脉脉。这个比方从另一形态上讲，就是说马蒂斯和袁枚一样，喜欢他们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就是喜欢不起来。喜欢的觉得轻盈，不喜欢的觉得肤浅。而在我看来，两个人，一个像是吃香喝辣的土财主，一个像是流光溢彩的洋老板。

马蒂斯的绘画，确实是流光溢彩的。袁枚的《随园诗话》里，记了一则轶事，他的花工见到桃树开花，说：“着一身花矣。”看马蒂斯的绘画，也就是这个感觉——“着一身花矣”——让人愉快。

斯坦因(美国女作家)在《艾丽斯自传》中，对马蒂斯调侃多多，但早年她和他却是好朋友。斯坦因写过一篇随笔，叫《画家的三幅肖像》，分别是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斯坦因是这样描述马蒂斯的：

他当然清楚地表现了某种事物。一些人说他没有清楚地表现任何事物。一些人肯定他非常清楚地表现了某种事物而且一些这样的人说他会成为更伟大的人物如果他在表现时不是如此清楚地表现的人。一些人说他没有清楚地表现他正在表现的而一些这样的人说努力去不清楚地表现的伟大性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伟大的人物。

这一段文字读下来让人头疼。斯坦因喜欢拗口，为了使我们的阅读不落入流畅的惰性而昏昏欲睡。但不料这样的文字一读多，却有催眠作用，睡着了。这可说是对马蒂斯最早的评论，只是斯坦因的文风比马蒂斯的画风走得更远，更像是对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词语性复述。马蒂斯的作品，恰恰是流畅的，一点也不“拗目”。

《餐桌(红色的和谐)》这幅画，是马蒂斯早期之作。马蒂斯画于1908年——“画的是一个女人布置桌子，桌上放一大盘水果。为买这些水果耗尽了马蒂斯家的钱财，当年巴黎的水果贵得吓人，为使水果保鲜的时间尽可能长些，他们只好让房间里尽可能冷些，马蒂斯穿着大衣戴着手套作画，画了一个冬季。”(摘自斯坦因所著的《艾丽斯自传》)——穿着黑衣白裙的女人站在一张巨大的红色桌子的右侧，右手拿着绿底绿身金色盘面的果盘，左手摆弄着姚紫魏黄的水果，估计已摆弄了一阵——她为了画下这一盘水果吗？身后是叽叽喳喳的大红墙布，她盘着面包坊一般的金发。这个女人摆弄着水果，至今还没摆弄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的魅力使一些人

很累：这个女人仍然没有摆弄完水果；受难的基督还钉在十字架上；泰利堡之战继续进行着。从她摆弄水果的身影上，我看到马蒂斯手抓鸽子的姿势。是生活模仿了艺术？但这个女人摆弄水果并不是出于她内心的欲望——美感就是一种欲望，她摆弄水果，只是为了完成绘画。就像马蒂斯手抓鸽子，是为了完成摄影一样。于是，中心和重心都消解了，都是被完成的艺术的一部分，不，是整体，因为已无差别。画《餐桌》这幅画时，马蒂斯常常吃不饱饭，即所谓的穷困潦倒。人在这时候，爱做温馨梦，像是祈祷。假如我能走到这个女人的对面，马蒂斯这幅画的构图，有诱发这类想像的倾向，我走到她的对面，朝她望望，然后在椅子上坐下，面对观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画的一部分，或整体。马蒂斯的构图一般来讲，总给观众留下一个出入口，既是入口，也是出口。看马蒂斯的画容易找到方位，但并不安全：因为出入口只有一个。马蒂斯这一幅画的出入口在左面，我从左面进入，好像感到有些窄，还侧侧身子，我已走到她的对面，看到她——满脸严肃的幸福。马蒂斯后来的生活模仿了马蒂斯早先创造出的这个女人的生活。

马蒂斯以后的画风，基本都在这张餐桌上摆出了。只是以后更自由更



马蒂斯 《餐桌(红色的和谐)》 1908-09年 177×218cm

干净更简洁，如《门》之类的作品，还不无抽象的意味。但马蒂斯一生是个具象画家，毕加索也是如此。

画中的女主人公，是马蒂斯的妻子。马蒂斯发迹，他妻子最高兴的是不用再做模特了。马蒂斯后来画了许多大裸女，都是雇来的。有的画家常年以妻子为模特，不是夫妻恩爱，恰恰是贫困的证明。

（拼贴之一：剪刀）

剪刀，是马蒂斯晚年的作画工具，他画不动了，就用剪刀在彩色纸上剪出些叶子呀女人人体呀蜗牛呀什么的，让助手往墙上贴。所以艺术家一定要在中青年时候成名并挣到钱，否则年老了，会连助手也请不起，那时空怀着许多天才的胎儿，却找不到躲在贮藏室里的助产士。现在，从斯泰因所著的《艾丽斯自传》中剪出有关马蒂斯的部分：

斯坦因太太带来三幅马蒂斯的小画，是头一批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的现代玩艺。这是1907年。马蒂斯刚画完他的第一幅大型画作《生活之幸福》而获得野兽派或动物派画家的名声。埃莱娜很有主见，比如，她就不喜欢马蒂斯。她说法国人不该突然留下来吃饭，事先问仆人晚饭吃什么就越发不该。斯坦因小姐叫我去接待马蒂斯。马蒂斯一家住在离圣米歇尔大道不远的码头。他们住在顶层的三居室小套间里，能看到巴黎圣母院和塞纳河的美丽景象。这景象马蒂斯在冬天画过。马蒂斯太太是位理家好手，饭菜做得好，马蒂斯所有的作品都是她当模特儿。她开过一家小小的女帽店维持夫妇二人在最贫困时的生活。马蒂斯有个女儿跟他们一起住，在他婚前就有的女儿，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马蒂斯那种惊人的男子气魄常给多时未见他的人带来极大的愉快。再次跟他见面比初次相见更加使人愉快。这时马蒂斯有一小幅塞尚的作品和一小幅高更的绘画，他说这两幅画不能少。塞尚的画是他用妻子的嫁妆买的，高更的画是用戒指买的，这戒指是她一生惟一的首饰。后来马蒂斯很富了就不断买些绘画作品，一来为使自已高兴，二来给他的孩子们留下最珍贵的遗产。马蒂斯年轻时来巴黎是学药学的。他家里的人是法国北部的粮食零售小商人。他在普桑和夏尔丹的影响下所作的静物画，在那次春季沙龙上取得很大成功的第二年，他花了一个冬季画一巨幅画，画的是一个女人布置桌子，桌上放一大盘水果。画送到一年前曾给他带来很大成功的沙龙，结果遭到拒绝。马蒂斯天天干日日干，拼命地干。这时马蒂斯大约35岁，消沉得很。那年夏天马蒂斯夫妇



马蒂斯 《国王的悲哀》 1952年 292×386cm

去了意大利。马蒂斯倒不很想去，马蒂斯回来，气氛令人兴奋。总之马蒂斯最先受到非洲雕像的影响，主要在他的雕塑而绘画倒还其次。叫毕加索注意非洲雕像的也是马蒂斯。非洲雕像对马蒂斯的影响多在创造力不在想像力，而对毕加索则多在想像力不在创造力。马蒂斯跟毕加索相识成了朋友但也成了敌人。现在他们既非朋友也非敌人。他们按照当时的习惯相互交换画作，马蒂斯和毕加索挑选对方所作的使人最不感兴趣的作品。后来两人都以自己所挑之画为证来揭对方的短。马蒂斯好闲言闲语。马蒂斯夫妇因长期跟美国人接触而非常注重浴室，马蒂斯太太每天漫不经心地出去看看花园然后采些花，让马车在外面等着她。那是马蒂斯时代。马蒂斯一家在克拉马大约一直住到战时。后来马蒂斯迁居尼斯，你想想看，她说，你能赚一大笔钱啊。

钱对艺术家，比艺术家对传统更为棘手。这本书的某个章节，或许会讨论到钱对艺术家的迫害和钱对艺术家的栽培。

◇ 打发不掉继续陪笑

现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每天都有多少种多少种动物灭绝。原本以为野兽派也灭绝了，原本以为用一个章节就能把野兽派打发掉了，结果不是如此。

还得说说野兽派里的另外两位画家，杜飞和弗拉芒克。

法国画家杜飞生于1877年，死于1953年(我在以后的行文中将竭力避免年代化倾向，还有国家化倾向，艺术家没有祖国，很可能连地球上的球籍也没有，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他能够在蔚蓝色的大气中飞行)，杜飞的作品，总会让我快乐。这快乐不是哈哈大笑，是心领神会。心领神会地一笑。

杜飞早期受马蒂斯影响，马蒂斯的一幅画《奢华、宁静和愉快》影响了他。这幅画也许是马蒂斯的代表作，但不是马蒂斯式的绘画。说是代表作，因为它代表了马蒂斯的一个时期。马蒂斯的这一幅画——我更多时候认为是马蒂斯的习作——使杜飞打开印象主义和凡·高的鸟笼，飞了出来。影响是很微妙、很复杂的，比如说文学影响，常常并不是一位作家的公认名著影响了另一位作家，而是他不很重要、不很有名的作品。名著只影响读者。它其中或是自身或是添加的公共性质，反而使后来欲向其学习的作家避开了。后来的作家就会去找他秘密的、不为人知的领地。名著也罢，名画也罢，它们就像我们视野中和保护下的一棵树，一代代地灌溉、

剪枝，一年年地花开、叶落，已使我们很难发现它们最初的状态——即本真的存在状态。所以我说，一位作家或一位画家的劣作，反而使另一位作家或另一位画家深受影响，且成长了。道理就是上面说的，说得或许不清，反正意思是有了。

而马蒂斯的《奢华、宁静和愉快》，又受到了修拉画风



杜飞(1877-1953)